

全唐五代笔记

第二册

陶敏 主编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三秦出版社

全唐五代笔记

第一册

主 編 陶 敏
副主編 李德輝

參編人員（以姓氏筆劃爲序）

李一飛 李春桃 李德輝 何 湘

周 靜 陳中群 陳衛才 陶紅雨

陶 敏 雷 磊 魯 茜 劉 辰

齋藤茂（日本） 羅爭鳴

陝西出版傳媒集團
三秦出版社

全唐五代筆記第二冊目錄

集異記	八五九	河東記	一〇六六
薛用弱		薛漁思	
廣德神異錄	八九九	靈異志	一〇九四
闕名		裴約言	
祥異集驗	九〇七	投荒雜錄	一〇九七
麻安石		房千里	
大唐說纂	九〇九	南方異物志	一一〇四
李繁		房千里	
前定錄	九一〇	卓異記	一一〇七
鍾範		陳翱	
戎幕閒談	九二六	續定命錄	一一一七
韋絢		溫畬	
玄怪錄	九三六	牛羊日曆	一二二七
牛僧孺		劉軻	
次柳氏舊聞	一〇〇五	嶺南異物志	一二三一
李德裕		孟瑄	
明皇雜錄	一〇一五	南海異事	一二三六
鄭處誨		孟瑄	
定命錄	一〇四四	原化記	一二三七
呂道生		皇甫氏	
		開成承詔錄	一二七三
		李石	

醉鄉日月·····	一一七五	廬陵官下記·····	一四一八
皇甫松		段成式	
博異志·····	一一八四	劉賓客嘉話錄·····	一四二三
鄭還古		韋絢	
續博物志·····	一二一六	雲谿友議·····	一四六一
林登		范攄	
譚賓錄·····	一二二二	幽閒鼓吹·····	一五二〇
胡璩		張固	
會昌解頤錄·····	一二六六	西陽雜俎·····	一五二九
闕名		段成式	
乾膳子·····	一二七五		
溫庭筠			
續玄怪錄·····	一二九九		
李復言			
纂異記·····	一三三三		
李玫			
文武兩朝獻替記·····	一三五六		
李德裕			
逸史·····	一三六二		
盧肇			
羯鼓錄·····	一四〇九		
南卓			

集異記

薛用弱

薛用弱，生卒年不詳，字中勝，郡望河東（今山西永濟）。唐憲宗元和中，曾至兗州泗水，與鄭還古交遊。穆宗長慶中，官至禮部郎中。出爲光州刺史，爲政嚴而不殘。著有《集異記》三卷。生平事蹟見《集異記》、《三水小牘》卷下、《新唐書·藝文志三》。

《新唐書·藝文志三》「小說家類」著錄「薛用弱《集異記》三卷」，《崇文總目》卷三「小說類下」、《通志·藝文略三》「傳記·冥異」、《郡齋讀書志》卷一三「小說類」同。《讀書志》云，此書「一題曰《古異記》」。《新唐書·藝文志三》「小說家類」別有「《古異記》一卷」，《通志·藝文略三》「傳記·冥異」亦別有《古異記》二卷，未知是否本書之異名。按南朝劉宋郭季產有《集異記》，唐末陸勳有《集異記》，故三書多有混淆。然三書內容風格各異。郭書紀六朝事，薛書撰於長慶中，陸書撰於咸通末，且爲「語怪之書」，「言犬怪者居十之三」，故其歸屬大體可分。

此書今存二卷本及一卷本。二卷本有《顧氏文房小說》本，一卷本有陶珽重編百二十卷《說郭》本（弓一一五，簡稱《說郭》）、《續百川學海》本（簡稱《續百川》）、《歷代小史》本

（簡稱《小史》）、《四庫全書》本（簡稱庫本）等。二卷本及一卷本均存文十六則，僅卷數分合不同，皆非完書。此書《太平廣記》等尚存較多佚文，陸心源曾據以校補，編爲四卷，刊入《潛園叢書》。今以《顧氏文房小說》本爲底本，校以《小史》、《續百川》、《說郭》、庫本、及《廣記》諸書，改卷下爲卷中，別輯佚文爲下卷。

卷上

（一）徐佐卿

明皇天寶十三載重陽日獵於沙苑，雲間有孤鶴徊翔焉。上親御弧矢，一發而中。其鶴則「二」帶箭徐墜，將及地丈許，欻然矯翰，西南而逝，萬衆極目，良久乃滅。益州城距郭「二十五里，有明月觀」三焉，依山臨水，松桂深寂，道流非修習精慤者莫得而居。觀之東廊第一院，尤爲幽絕。每有自稱青城山道士徐佐卿者，風局清古「四」，一歲率三四而至焉。觀之耆舊，因虛其院之正堂以俟其來，而佐卿至則棲焉。或三五日，或旬朔，言歸青城，甚爲道流之所傾仰。一日忽自外至，神爽不怡，謂院中人曰：「吾行山中，偶爲飛矢所加，尋已無恙矣。然此箭非人間所有，吾留之於壁上，後年箭主到此，即宜付之，慎無墜失。」仍援毫記壁

云：「留箭之時，則十三載九月九日也。」及玄宗避狄幸蜀，暇日命駕行遊，偶至斯觀，樂其佳景，因遍幸道室。既入此堂，忽睹挂箭，則命侍臣取而玩之，蓋御箭也。深異之，因詢觀之道士，皆以實對。即視〔五〕佐卿所題，乃前歲沙苑縱畋之日〔六〕也，佐卿蓋中箭孤鶴耳。究其題，乃沙苑翻飛當日集於斯歟。上大奇之，因收其箭而寶焉。自後蜀人亦無復有逢佐卿者矣。

按，本條又見《太平廣記》卷三六引作《廣德神異錄》，《郡齋讀書志》卷一三云《集異記》「首載徐佐卿化鶴事」，《太平御覽》卷三二亦引作《集異記》，蓋二書並載此文。《紺珠集》卷七引此事作戴胄《廣異記》，當誤。

〔一〕則：《廣記》作「即」。〔二〕城距郭：《廣記》作「城西」。〔三〕明月觀：《廣記》作「道觀」。

〔四〕風局清古：《廣記》作「清粹高古」。〔五〕視：原作「是」，據《廣記》改。〔六〕日：《廣記》作「箭」。

（二）王積薪

玄宗南狩，百司奔赴行在，翰林善圍棋者王積薪從焉。蜀道隘狹，每行旅止息，中道之郵亭人舍，多爲尊官有力者之所見占〔一〕。積薪棲棲而無所入，因沿溪深遠，寓宿於山中孤姥之家，但有婦姑，止給水火。纔暝，婦姑皆闔戶而休。積薪棲於簷下，夜闌不寐，忽

聞堂內姑謂婦曰：「良宵無以爲適，與子圍棋一賭，可乎？」婦曰：「諾。」積薪私心奇之，況堂內素無燈燭，又婦姑各處東西室。積薪乃附耳門扉，俄聞婦曰：「起東五南九置子矣。」姑應曰：「東五南十二置子矣。」婦又曰：「起西八南十二置子矣。」姑又應曰：「西九南十置子矣。」每置一子，皆良久思唯。夜將盡四更，積薪一一密記，其下止三十六。忽聞姑曰：「子已敗〔二〕矣，吾止勝九枰耳。」婦亦甘焉。積薪遲明具衣冠請問，孤姥曰：「爾可率己之意而按局置子焉。」積薪即出囊中局，盡平生之秘妙而布子。未及十數，孤姥顧謂婦曰：「是子可教以常勢耳。」婦乃指示攻守殺奪救應防拒之法，其意甚略。積薪即更求其說，孤姥笑曰：「止此已無敵於人間矣。」積薪虔謝而別。行十數步，再詣，則已失向之室間矣。自是積薪之藝，絕無其倫。即布所記婦姑對敵之勢，罄竭心力，較其九枰之勝，終不得也，因名「鄧艾開蜀勢」，至今棋圖有焉，而世人終莫得而解矣。

按，本條又見《桂苑叢談·史遺》，首尾文字小異；事又見《國史補》卷上，作王積薪入長安時事，文字較略。

〔一〕所見占：《太平廣記》卷二二八作「所先」。〔二〕南十：《類說》卷八作「南九」。〔三〕已敗：《小史》作「止此」。

(三) 平等閣

隋開皇中，釋子澄空，年甫二十，誓願於晉陽汾西鑄鐵像，高七十尺焉。鳩集金炭，經求「二」用度，周二十年，物力乃辦。於是告報遐邇，大集賢愚，然後選日而寫像焉。及煙焰息滅，啓鑪之後，其像無成。澄空即深自咎責，稽首懺悔，復堅前約，再謀鑄造。精勤艱苦，又二十年，事費復備，則又告報遐邇，大集賢愚，然後選日而寫像焉。及啓鑪，其像又復無成。澄空於是呼天求哀，叩佛請罪，大加貶挫，深自勤勵。又二十年，功力復集，乃告遐邇，大集賢愚，然後選日而寫像焉。及期，澄空乃登鑪巔，百尺懸絕，揚聲謂觀者曰：「吾少發誓願，鑄寫大佛，今年八十，兩已不成，此更違心，則吾無身以終志矣。況今衆善，虛費積年，如或踵前失，吾亦無面目見衆善也。吾今俟其啓鑪，欲於金液而捨命焉，一以謝愆於諸佛，二以表誠於衆善。儻大像圓滿，後五十年，吾當爲建重閣耳。」聚觀萬衆，號泣諫止，而澄空殊不聽覽。俄而金液注射，赫耀踴躍。澄空於是揮手辭謝，投身如飛鳥而入焉。及開鑪，鐵像莊嚴端妙，毫髮皆備。自是并州之人，咸思起閣以覆之，而佛身洪大，功用極廣，自非殊力，無由而致。開元初，李嵩充太原軍「二」節度使，出遊，因仰大像，歎

曰：「如此相好「三」，而爲風日所侵，痛哉！」即施錢七萬「四」緡，周歲之內，而重閣成就，只今北都謂之平等閣者是也。計僧死像成之日至嵩，正五十年矣。以釋法推之，則嵩也得非澄空之後身歟。

「一」經求：原作「細求」，據《太平廣記》卷一一四改。
「二」太原軍：原作「天平軍」，疑爲「天兵軍」之誤，此據《廣記》改。據《唐刺史考全編》卷八九，李嵩開元十五至十七年爲太原尹，兼太原以北軍州節度使。此云「開元初」，不確。
「三」相好：庫本、《廣記》作「好相」。
「四」七萬：《廣記》作「百萬」。

(四) 裴珙

裴孝廉珙者，家在洛京。仲夏，自鄭西歸，及端午以覲親焉。下駟騫劣，日勢已晚，方至石橋，於是驅馬徒行，情顧甚速。續有乘馬而牽一馬者，步驟極駿，顧珙有仁色。珙因謂曰：「子非投夕人都哉？」曰：「然。」珙曰：「珙有懇誠，將丐餘力於君子，子其聽乎？」即以誠告之。乘馬者曰：「但及都門而下，則不違也。」珙許約。因顧謂己之二僮曰「一」：「爾可緩驅疲乘，投宿於白馬寺西吾之表兄竇溫之墅，來晨「二」徐歸。」因上馬揮鞭而騫。俄頃至上東門，遂歸其馬，珍重而別。乘馬者馳去極速。珙居水南，日已半

規，即促步而進，及家暝矣。入門，方見其親，與珙之弟妹張燈會食。珙乃前拜，曾莫顧瞻，因俯階高語曰：「珙自外至。」即又不聞。珙又大呼弟妹之名，亦無應者，笑言自若。珙心神忿惑，因又極叫，皆不至耶？」遂涕下，而坐者皆泣。珙私怪曰：「吾豈爲異物邪？何其幽顯之隔如此哉？」因出，至通衢，徘徊久之。有貴人，導從甚盛，遙見珙，即以鞭指之曰：「彼乃生者之魂也。」俄有佩囊韃者出於道左，曰：「地界啓事，裴珙孝廉，命未合終。遇昆明池神七郎子案鷹迴，借馬送歸，以爲戲耳。今當領赴本身。」貴人微哂曰：「小兒無理，將人命爲戲。明日與尊父書，令答之。」既至，而囊韃者招珙，復出上東門，度門隙中。至寶莊〔三〕，方見其形僵仆，二僮環泣呦呦焉〔四〕。囊韃者令其閉目，自後推之，省然而蘇〔五〕。其二僮皆曰：「向者行至石橋，察郎君疾作，語言大異，懼其將甚，因投於此。既至，則已絕矣。」珙驚歎久之，少頃無恙。及歸，乃以其實陳於家。余於上都自見寶溫，細話其事。

「〔一〕續有乘馬……二僮曰：『《太平廣記》卷三五八作：『忽有少年，騎從鷹犬甚衆，顧珙笑曰：『明旦節日，今當蚤

歸，何遲遲也？』乃以後乘借之。珙其喜，謂二童曰……」
 「〔二〕晨：原作「辰」，據《小史》改。《廣記》作「明日」。
 「〔三〕因出至通衢……至寶莊：《小史》作：「因思令僕馬宿寶氏莊，登即遽返。時夜已深，門闥盡閉，而珙意將往，身趣過矣。斯須而至。」
 「〔四〕方見其形……呦呦焉：十三字原無，據《廣記》補。《小史》「僵仆」作「僵卧於地」。
 「〔五〕囊韃者令其閉目……省然而蘇：《小史》作：「珙即舉衾以入，情意絕邈，終不能合，因出走求人，以告所見過者，雖極請訴，而曾莫覽焉。珙彷徨憂撓，大哭於路。忽有老叟問曰：『子其何哉？』珙則具白以事。叟曰：『生魂馳鬼馬，禍非自掇耶？』因同詣寶門，令其閉目，自後推之，省然而蘇。」

（五）蕭穎士

蘭陵蕭穎士，楊府功曹，秩滿南遊，行侶共濟瓜洲。舟中有二少年，熟視穎士，相顧曰：「此人甚有肖於鄱陽忠烈王也。」穎士是鄱陽曾孫〔一〕，即自款陳。二子曰：「吾識爾祖久矣。」穎士以廣衆中，未敢詢訪，俟及岸，方將啓請，而二子勿遽負擔而去。穎士必謂非仙則神，虔心嚮矚而已。明年，穎士北歸，止於盱眙邑長之署，方與邑長下簾晝坐，自門遽白〔二〕云：「某吏於某處擒獲發塚盜，共五六人〔三〕。」登令召入，皆反接其手，束縛甚固，旅之於庭，而穎士懸認

江中二少年亦縲紲於內。穎士驚曰：「斯二人非仙則神。」因具述曩事。邑長即令先窮二子，須臾款伏，佐驗明著。皆云：「我之發丘墓，今有年矣。」穎士即以前說再令詢之，皆曰：「我嘗開鄱陽王塚，大獲金玉。當門有貴人，顏色如生，年方五十，髭鬚斑白，僵臥於石榻，姿狀正與穎士相類，無少差異。我舟中遇子，又知蕭氏，固是鄱陽胤也，因此啓言。我豈有他術哉。」用弱嘗聞人之紹續，其或三五世則必一人有肖其祖先之形狀者，斯豈驗歟。

「一」曾孫：《新唐書》卷二〇二《蕭穎士傳》謂穎士爲鄱陽王恢七世孫。
「二」自門遽白：《太平廣記》卷三三二作「吏白」。
「三」共五六人：《廣記》作「六人」。

（六）韋宥

元和中，故都尉韋宥出牧溫州，忽忽不怡，江波修永，舟船燠熱。一日晚涼，乃跨馬登岸，依舟而行。忽逢淺沙亂流，蘆葦青翠，因縱轡飲馬，而蘆枝有拂鞭「二」者。宥因閑援熟視，忽見新絲箏絃，周纏蘆心。宥即拔蘆伸絃，其長倍尋。則試縱之，應手復結。宥奇駭，因置於懷，行次江館，其家室皆已維舟入亭矣。宥故駙馬也，家有妓樂，即付箏妓曰：「我於蘆心得之，

頗甚新緊。然沙洲江徼，是物何自而來？吾甚異之。試施於器，以聽其音。」妓將安之，更無少異，唯短二三寸耳。方饌，妓即置之赴食，隨置復絃「二」。及食罷就視，則已蜿蜒舒展，選蠕「三」搖動。妓乃驚告，衆來競觀，而雙眸瞭然矣。宥駭曰：「得非龍乎！」遽命衣冠，焚香致敬，盛諸盂水之內，而投於江。纔及中流，風浪皆作，蒸雲走電，咫尺昏晦。俄有白龍長百丈，擎攫昇天，衆咸觀之，良久乃滅。

「一」鞭：《太平廣記》卷四二二作「鞍」。
「二」復絃：庫本、《廣記》作「復結」。
「三」選蠕：庫本作「蠕蠕」。

（七）蔡少霞

蔡少霞者，陳留人也，性情恬和，幼而奉道。早歲明經得第，選蘄州參軍。秩滿，漂寓江淮「二」者久之，再授兗州泗水丞，遂於縣東二十里買山築室，爲終焉之計。居處深僻，附近「二」龜蒙，水石雲霞，景象殊勝。少霞世累早祛，尤諧夙尚，於「三」一日沿溪獨行，忽得美蔭，因就憩焉，神思昏然，不覺成寐。因爲褐衣鹿幘之人「四」夢中召去，隨之遠遊「五」，乃至城郭處所。碧天虛曠，瑞日瞳矓，人俗潔清，卉木鮮茂。少霞舉目移

足，惶惑不寧，即被導之令前，經歷門堂，深邃莫測。遙見玉人〔六〕，當軒獨立，少霞遽修敬謁。玉人謂曰：「愍子虔心，今宜領事。」少霞靡知所謂。復爲鹿幘人引至東廊，止於石碑之側。謂少霞曰：「召君書此，賀遇良因。」少霞素不工書，即極辭讓。鹿幘人曰：「但按文而錄，胡乃拒違！」俄有二青僮自北而至，一捧牙箱，內有兩幅紫絹文書，一賚筆硯。即付少霞曰：「法此而寫。」少霞凝神搦管，頃刻而畢。因覽讀之，已記於心矣。題云《蒼龍溪新宮銘》，紫陽真人山玄卿撰。「良常西麓，源澤東澁」〔七〕。新宮宏宏，崇軒轡轡。雕珉〔八〕盤礎，鏤檀竦窠〔九〕。壁瓦鱗差，瑤階肪截。閣凝瑞霧，樓橫祥霓。騶虞巡徼，昌明捧闌。珠樹規連，玉泉矩洩。靈飈遐集，聖日俯晰。太上游儲〔十〕，無極便闕。百神守護，諸真班列。仙翁鵠立〔十二〕，道師冰潔。飲玉成漿，饌瓊爲屑。桂旗不動，蘭幄〔十二〕互設。妙樂競奏〔十三〕，流鈴間發。天籟虛徐，風簫泠澈。鳳歌諧律，鶴舞會節。三變玄雲，九成絳闕〔十四〕。易遷虛語，童初浪說。如毀乾坤，自有日月。清寧二百三十一年四月十二日建。」於是少霞方更周視，遂爲鹿幘人促之，忽遽而返。醒然遂寤，急命紙筆，登即紀錄。自是克、豫好奇之人，多詣少霞，詢

訪其事。有鄭還古者，爲立傳焉。用弱亦常至其居，就求第一本視之，筆迹宛有書石之態。少霞無文，乃孝廉一叟耳，固知其不妄矣。少霞爾後修道尤劇，元和末，已云物故。（已上《顧氏文房小說》本《集異記》卷上）

〔一〕江淮：《太平廣記》卷五五作「江浙」。〔二〕

近：《廣記》作「瞰」。〔三〕於：《廣記》作「偶」。

〔四〕之人：原作「人之」，據《廣記》改。〔五〕遠遊：

原作「遠遠」，據《廣記》改。〔六〕玉人：《小史》作「主人」，下同。

〔七〕澁：《廣記》、《容齋隨筆》卷一三作

「洩」。〔八〕珉：原作「玳」，據庫本、《廣記》、《隨筆》

改。〔九〕窠：原作「榮」，據《隨筆》改；《廣記》作

「巢」。〔十〕儲：《廣記》作「詣」。〔十一〕鵠立：

原作「鵠駕」，據《廣記》、《隨筆》改。〔十二〕幄：原作

「屋」，據《廣記》、《隨筆》改。〔十三〕競奏：原作「竟

臻」，庫本作「競臻」，《廣記》作「兢奏」，據《隨筆》改。

〔十四〕絳闕：《廣記》、《隨筆》作「絳雪」。

卷中

（一）集翠裘

則天時，南海郡獻集翠裘，珍麗異常。張昌宗侍側，則天因以賜之，遂命披裘，供奉雙陸。宰相狄梁公

仁傑時入奏事，則天令昇坐，因命梁公與昌宗雙陸。梁公拜恩就局。則天曰：「卿二人賭何物？」梁公對曰：「爭先三籌，賭昌宗所衣毛裘。」則天謂曰：「卿以何物爲對？」梁公指所衣紫絕袍曰：「臣以此敵。」則天笑曰：「卿未知。此裘價逾千金，卿之所指，爲不等矣。」梁公起曰：「臣此袍乃大臣朝見奏對之衣，昌宗所衣乃嬖倖寵遇之服，對臣之袍，臣猶快怏。」則天業已處分，遂依其說。而昌宗心赧神沮，氣勢索莫，累局連北。梁公對御就褫其裘，拜恩而出，及至光範門，遂付家奴衣之，乃促馬而去。

(二) 王維

王維右丞年未弱冠，文章得名。性閑音律，妙能琵琶，遊歷諸貴之間，尤爲岐王之所眷重。時進士張九臯聲稱籍甚，客有出入九公主^{〔一〕}之門者，爲其致公主邑司^{〔二〕}牒京兆試官，令以九臯爲解頭。維方將應舉，具其事言於岐王，仍求庇借。岐王曰：「貴主之強，不可力爭，吾爲子畫焉。子之舊詩清越者，可錄十篇，琵琶新聲之怨切者。可度一曲，後五日當詣此。」維即依命，如期而至。岐王謂曰：「子以文士請謁貴主，何門可見哉！子能如吾之教乎？」維曰：「謹

奉命。」岐王則出錦繡衣服，鮮華奇異，遣維衣之，仍令齋琵琶，同至公主之第。岐王入曰：「承貴主出內，故攜酒樂奉讌。」即令張筵，諸伶旅進。維妙年潔白，風姿都美，立於前行。公主顧之，謂岐王曰：「斯何人哉？」答曰：「知音者也。」即令獨奏新曲，聲調哀切，滿座動容。公主自詢曰：「此曲何名？」維起曰：「號《鬱輪袍》。」公主大奇之。岐王因曰：「此生非止音律，至於詞學，無出其右。」公主尤異之，則曰：「子有所爲文乎？」維即出獻懷中詩卷。公主覽讀，驚駭曰：「皆我素所誦習者，常謂古人佳作，乃子之爲乎？」因令更衣，昇之客右。維風流蘊藉，語言諧戲，大爲諸貴之所欽矚。岐王因曰：「若使京兆今年得此生爲解頭，誠爲國華矣。」公主乃曰：「何不遣其應舉？」岐王曰：「此生不得首薦，義不就試，然已承貴主論託張九臯矣。」公主笑曰：「何預兒事，本爲他人所託。」顧謂維曰：「子誠取解，當爲子力致焉。」維起謙謝。公主則召試官至第，遣宮婢傳教，維遂作解頭，而一舉登第矣。及爲太樂丞，爲伶人舞黃師子，坐出官。黃師子者^{〔四〕}，非一人不舞也。天寶末，祿山初陷西京，維及鄭虔、張通等皆處賊庭。洎克復，俱囚於宣陽里^{〔五〕}楊國忠舊宅。崔圓因召於

私第，令畫數壁。當時皆以圓勳貴無二，望其救解，故運思精巧，頗絕其能。後由此事，皆從寬典，至於貶黜，亦獲善地。今崇義里竇丞相易直私第，即圓舊宅也，畫尚在焉。維累爲給事中，祿山授以僞官。及賊平，凡縉〔六〕爲北都副留守，請以己官爵贖之，由是免死。累爲尚書右丞。於藍田置別業，留心釋典焉〔七〕。

按，本條《太平廣記》卷一七九引作《集異記》，《紺珠集》卷七引此事作戴胄《廣異記》，當誤。

〔一〕九公主：原作「于公主」，據《小史》改。九公主，即玉真公主，爲睿宗第九女。詳見陶敏《劉禹錫詩中九仙公主考》，載《雲夢學刊》二〇〇一年第五期。

〔二〕爲其致公主邑司：《廣記》作「爲其地公主以詞」。〔三〕致焉：二字原無，據《廣記》補。

〔四〕者：《廣記》作「者」，徑刪其一。

〔五〕宣陽里：《廣記》作「宣楊里」。按長安宣陽坊有楊國忠宅，見《唐兩京城坊考》卷三，據改。

〔六〕凡縉：疑當作「兄縉」。但據《舊唐書》卷一一八《王縉傳》，同書一九〇下《王維傳》、《文苑英華》卷六一一王縉《進王維集表》，縉爲維弟。

〔七〕矣及爲太樂丞……留心釋典焉：此一百八十字原無，據《廣記》補。

（三）王之渙〔二〕

開元中，詩人王昌齡、高適、王之渙齊名，時風塵

未偶，而遊處略同。一日天寒微雪，三詩人共詣旗亭，貰酒小飲。忽有梨園伶官十數人，登樓會譚，三詩人因避席隈，映擁爐火以觀焉。俄有妙妓四輩，尋續而至，奢華豔曳，都冶頗極。旋則奏樂，皆當時之名部也。昌齡等私相約曰：「我輩各擅詩名，每不自定其甲乙。今者，可以密觀諸伶所謳，若詩入歌詞之多者，則爲優矣。」俄而一伶拊節而唱，乃曰：「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昌齡則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尋又一伶謳之曰：「開篋淚霑臆，見君前日書。夜臺何寂寞，猶是子雲居。」適則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尋又一伶謳曰：「奉帚平明金殿開，強將團扇共徘徊。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昌齡則又引手畫壁曰：「二絕句。」之渙自以得名已久，因謂諸人曰：「此輩皆潦倒樂官，所唱皆巴人下俚之詞耳，豈陽春白雪之曲，俗物敢近哉！」因指諸妓中之最佳者曰：「待此子所唱如非我詩，吾即終身不敢與子爭衡矣。脫是吾詩，子等當須拜列床下，奉吾爲師。」因歡笑而俟之。須臾，次至雙鬟發聲，則曰：「黃沙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之渙即掀歛二子曰：「田舍奴，我豈妄

「三哉！」因大諧笑。諸伶不喻其故，皆起詣，曰：「不知諸郎君何此歡噓？」昌齡等因話其事。諸伶競拜曰：「俗眼不識神仙。乞降清重，俯就筵席。」三子從之，飲醉竟日。

「一」王之渙：原作「王渙之」。據《唐代墓誌彙編》天寶〇二八《唐故文安郡文安縣尉太原王府君（之渙）墓誌銘》乙。下同。「二」妄：原作「妄」，據庫本《類說》卷八改。

（四）張鑑

張相公鑑，大曆中守工部尚書、判度支「二」，因奏事稱旨，代宗面許宰相，恩澤獨厚。張公日日以冀，而累旬無耗。忽夜夢有人自門遽入，抗聲曰：「任調拜相。」張驚寤，因思中外初無其人，尋繹不解。有外甥李通禮者，博學善智，張公因召而示之，令研其理。李生沈思良久，因賀曰：「舅作相矣。」張公即詰之。通禮答曰：「任調反語是『饒甜』，饒甜無逾甘草。甘草獨爲珍藥，珍藥反語「二」，即舅名氏也。」張公甚悅。俄有走馬吏報曰：「白麻適下，公拜中書侍郎、平章事「三」。」

「一」大曆中守工部尚書判度支：按《舊唐書》卷一二五、《新唐書》卷一五二《張鑑傳》，鑑未歷工部尚書。《新唐書·宰相表中》：建中二年「七月庚申，永平軍節度使張鑑

爲中書侍郎、平章事」。此云大曆中自工部尚書拜相，誤。「二」反語：《類說》卷八本條下有注，釋「反語」之義云：「珍枕鎮黃張，央養樣藥鑑。」「三」事：原無此字，據《說郛》、《小史》補。

（五）裴通遠

憲宗遷葬於景陵，都城人士畢至。時有前集州司馬裴通遠，家在崇賢里，妻女輩亦以車輿縱觀於通化門。及歸，日勢已晚，車馳馬驟。至「二」平康北街後，乃有白頭嫗徒步奔走，隨車而來，氣力殆盡。至天門街，夜鼓將動，車馬轉速，嫗亦忙遽而行。車中有老青衣，從四小女，其中或有哀其奔迫者，則問其所居，對曰：「崇賢。」即謂曰：「與嫗同里，今亦將歸，若步履不逮，懼犯禁，車中尚可通容，能登車至里門否？」其嫗乃荷愧丁寧，因命同載。及至，則珍重辭謝而去。乃於車中遺下小紅錦囊，諸女笑而共開之，中有白羅製爲逝者覆面之物四焉。諸女驚駭，登棄於路。自是不旬日，四女相次而卒。

「一」至：原作「自」，據《太平廣記》卷三四五改。

（六）邢曹進

贈工部尚書邢曹進，至德已來，名爲河朔之健將

也。守職魏郡，爲田承嗣所縻，曾因討叛，飛矢中目
 「二」，左右與之拔箭，而鏃「三」留於骨，微露其末焉。
 即以鐵鉗，遣有力者挾而出之，痛毒則極，其鏃堅然不
 可搖動。曹進痛楚，計無所施，妻孥輩但爲廣修佛事，
 用希慈蔭。數日，則又以索縛身於床，復命出之，而特
 牢如故。曹進呻吟忍耐，俟死而已。忽因晝寢，夢胡
 僧入於庭中，曹進則以所苦訴之。胡僧久而謂曰：
 「能以米汁注於其中，當自愈矣。」及寤，登言於醫工。
 醫工曰：「米汁即泔也，豈宜潰「三」瘡哉！」遂令廣
 詢於人，人莫諭者。明日，忽有胡僧詣門丐食，因遽召
 入，而曹進中堂遙見，乃昨之所夢者矣，即延之俯近，
 告以危苦。胡僧曰：「何不灌以寒食錫？當知其神
 驗也。」曹進遂悟錫爲米汁，況所見復肖夢中，則取之，
 如法以點，應手清涼，頓減酸楚。然既夜，其瘡稍癢，
 即令如前繃縛，用力以拔。鉗纔及臉「四」，鏃已突然而
 出。後傳藥，不旬月「五」而差矣。吁，西方聖人，恩祐
 顯灼，乃若此之明徵耶？

「一」目：《太平廣記》卷一〇一作「肩」。

鏃：原作「鏃」，據《小史》、庫本、《廣記》改。

「三」潰：《廣記》作「潰」。

「四」臉：原作「臉」，據《廣記》改。

「五」月：《小史》、庫本、《廣記》作「日」。

（七）韋知微

開元中，士人韋知微者，選授越州蕭山縣令。縣
 多山魃，變幻百端，無敢犯者，而前後官吏，事之如
 神，然終遭其害。知微既至，則究其窟宅，廣備薪採。
 伺候聚集，因環薪縱火，衆持兵刃，焚煞殆盡，而邑中
 累月，蹤跡枉絕。忽一日晨朝，有客詣縣門，車馬風
 塵，僕馭憔悴，投刺請謁曰：「蘭陵蕭慥。」知微初
 不疑慮，即延入上座，談論笑謔，敏辯無雙。知微甚
 加顧重，因授館休焉。客乃謂知微曰：「僕途經峽
 中，收得猴雛，智能可玩，敬以奉貺。」乃出懷中小合
 開之，而有獼猴，大纔如栗，跳躑宛轉，識解人情。知
 微奇之，因攜入，誇異於宅內。獼猴於是騰躍踴躍，
 化爲虎焉。扃閉不及，兵仗靡加，知微闔門，皆爲啗
 噬，子遺無有矣。

（八）狄梁公

狄梁公性閑醫藥，尤妙針術。顯慶中，應制入關，
 路由華州。闐闐之北，稠人廣衆，聚觀如堵。狄梁公
 引轡遙望，有巨牌，大字云：「能療此兒，酬絹千
 匹。」即就觀之。有富室兒，年可十四五，臥牌下，鼻端
 生贅，大如拳石，根蒂綴鼻，纔如食飭。或觸之，酸痛

刺骨。於是兩眼爲贅所縊，目睛翻白，痛楚危亟，頃刻將絕。惻然久之，乃曰：「吾能爲也。」其父母洎親屬叩顙祈請，即輦千縑，置於坐側。公因令扶起，即於腦後下針寸許，仍詢病者曰：「針氣已達病處乎？」病人頷之。公遽抽針，而疣贅應手而落，雙目登亦如初，曾無病痛。其父母親眷且泣且拜，則以縑物奉焉。公笑曰：「吾哀爾命之危逼，吾蓋急病行志耳，吾非鬻伎者也。」不顧而去焉。

（九）寧王

寧王方集賓客讌話之際，鬻馬牙人麴神奴者，請呈二馬焉。寧王即於中堂閱試步驟，毛骨形相，神駿精彩，座客觀之，不相上下。寧王顧問神奴曰：「其價幾何？」牙人先指曰：「此一千緡。」次指曰：「此五百緡。」寧王忻然謂左右曰：「如言付錢，馬送上厰。」賓客莫測其價之懸殊，即共諮詢。寧王曰：「諸公未喻，當爲驗之。」即令鞭轡馳驅，往復數四，笑謂座客曰：「辨其優劣否？」皆曰不知。寧王乃顧千貫者曰：「此馬緩急百返，蹄下不起纖埃。」復顧五百緡者曰：「此馬往來十過，足下頗生塵埃。」以此等衰其價之高下焉。」座客乃伏。（已上《顧氏文房小說》本《集異記》卷下）

卷下

補遺

（一）玄宗嘗八月望夜與葉法善同遊「二」月宮，聆月中天樂，問其曲名，曰《紫雲曲》。玄宗素曉音律，默記其聲，歸傳其音，名之曰《霓裳羽衣曲》「三」。自月宮還，過潞州城上，俯視城郭悄然，而月光如晝，師因請玄宗以玉笛奏曲。時玉笛在寢殿中，師命人取，頃之而至。奏曲既竟「三」，投金錢於城中而還。旬餘「四」，潞州奏，八月望夜有天樂臨城，兼獲金錢以進。（《太平廣記》卷二六）

按，《廣記》原注云：「出《集異記》及《仙傳拾遺》」。首述葉法善生平，當爲《仙傳拾遺》之文。次及正月望夜西涼觀燈事，見《廣記》卷七七引《廣德神異錄》。後引麴秀才事，見《開天傳信記》，爲東海龍護寶事見《玄怪錄》卷三。唯中秋遊月宮事見《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一一引作《集異記》，今據以錄出。

「一」玄宗……與葉法善同遊：《廣記》作「又嘗因八月望夜師與玄宗遊」，據《類聚》改。「二」曲：《廣記》無此字，據《類聚》補。「三」竟：《廣記》無此字，據《類聚》補。

聚》補。

「四」餘：原作「日」，據《類聚》改。

(二)洛陽尉王琚，有孽侄小名四郎，孩提之歲，其母他適，因隨去。自後或十年五年至琚家，而王氏不復錄矣。唐元和中，琚因常調，自鄭入京，道出東都。方過天津橋，四郎忽於馬前跪拜，布衣草履，形貌山野，琚不識，因自言其名，琚哀愍久之。乃曰：「叔今赴選，費用固多，少物奉獻，以助其費。」即於懷中出金，可五兩許，色如雞冠，因曰：「此不可與常者等價也。到京，但於金市訪張蓬子付之，當得二百千。」琚異之，即謂曰：「爾頃在何處？今復何適？」對曰：「向居王屋山下洞，今將往峨嵋山。知叔到此，故候拜覲。」琚又曰：「爾今停泊在何處？」對曰：「中橋逆旅席氏之家。」時方小雨，會琚不齋雨衣，遽去，曰：「吾即至爾居。」四郎又拜曰：「行李有期，恐不獲祇候。」琚逕歸，易服而往，則已行矣。因詢之席氏，乃曰：「妻妾四五人，皆有殊色。至於衣服鞍馬，華侈非常。其王處士肩輿先行，云往劍南。」琚私奇之，然未信也。及至上都，時物翔貴，財用頗乏。因謂家奴吉兒曰：「爾將四郎所留者一訪之。」果有張蓬子，乃出金示之。蓬子驚喜，捧而叩額曰：「何從

得此？所要幾緡？」吉兒即曰：「二百千耳。」蓬子遂置酒食，宴吉兒，即依請而付。又曰：「若更有，可以再來。」吉兒以錢歸，琚大異之，明日自詣蓬子。蓬子曰：「此王四郎所貨化金也。西域商胡，專此伺買，且無定價，但四郎本約多少耳，逾則不必受也。」琚遂更不取焉。自後留心訪問，冀一會遇，終不復見之。
《太平廣記》卷三五引《集異記》

(三)李清，北海人也，代傳染業。清少學道，多延齊、魯之術士道流，必誠敬接奉之，終無所遇，而勤求之意彌切。家富於財，素爲州里之豪毗。子孫及內外姻族，近百數家，皆能遊手射利於益都。每清生日，則爭先饋遺，凡積百餘萬。清性仁儉，來則不拒，納亦不散，如此相因，填累藏舍。年六十九，生日前一旬，忽召姻族，大陳酒食，已而謂曰：「吾賴爾輩勤力無過，各能生活，以是吾獲優贍。然吾布衣蔬食，逾三十年矣，寧復有意於華侈哉！爾輩以吾老長行，每饋吾生日衣裝玩具，侈亦至矣。然吾自以久所得，緘之一室，曾未閱視，徒損爾之給用，資吾之糞土，竟何爲哉！幸天未錄吾魂氣，行將又及吾之生辰，吾固知爾輩又營續壽之禮，吾所以先期而會，蓋止爾之常態

耳。」子孫皆曰：「續壽自遠有之，非此將何以展卑下孝敬之心？願無止絕，俾姻故之不安也。」清曰：「苟爾輩志不可奪，則從吾所欲而致之，可乎？」皆曰：「願聞尊旨。」清曰：「各能遺吾洪纖麻縻百尺，總而計之，是吾獲數千百丈矣。以此爲紹續吾壽，豈不延長哉！」皆曰：「謹奉教。然尊旨必有所以，卑小敢問。」清笑謂曰：「終亦須令爾輩知之。吾下界俗人，妄意求道，精神心力，夙夜勤勞，於今六十載矣，而曾無影響。吾年已老耄，朽蠹殆盡，自期筋骸不過三二年耳，欲乘視聽步履之尚能，將行早志。爾輩幸無吾阻。」先是，青州南十里有高山，俯壓郡城，峰頂中裂，豁爲闢崖。州人家家坐對嵐岫，歸雲過鳥，歷歷盡見。按《圖經》云：「雲門山，俗亦謂之劈山。」而清蓄意多時，及是，謂姻族曰：「雲門山，神仙之窟宅也，吾將往焉。吾生日坐大竹簣，以轆轤自縊而下，以纖縻爲媒焉。脫不可前，吾當急引其媒，爾則出吾於媒末。設有所遇而能肆吾志，亦當復來歸。」子孫姻族泣諫曰：「冥冥深遠，不測紀極。況山精木魅，蛇虺怪物，何類不儲？忍以千金之身，自投於斯，豈久視永年之階乎！」清曰：「吾志也。汝輩必阻，則吾私行矣，是不獲行實洪縻之安也。」衆知不可回，則共治

其事。及期，而姻族鄉里凡千百人，競齎酒饌，遲明大會於山椒，清乃揮手辭謝而入焉。良久及地，其中極暗，仰視天纔如手掌，捫四壁，止容兩席許。東南有穴，可俯僂而入，乃棄簣遊焉。初甚狹細，前往則可伸腰，如此約行三十里，晃朗微明。俄及洞口，山川景象，雲煙草樹，宛非人世。曠望久之，惟東南十數里，隱映若有居人焉，因徐步詣之。至則陡絕一臺，基級極峻，而南向可以登陟，遂虔誠而上，頗懷恐懼。及至，闕其堂宇甚嚴，中有道士四五人。清於是扣門，俄有青童應門問焉，答曰：「青州染工李清。」青童如詞以報，清聞中堂曰：「李清伊來也？」乃令前，清惶怖趨拜。當軒一人遙語曰：「未宜來，何即遽至。」因令遍拜諸賢。其時日已午，忽有白髮翁自門而入，禮謁，啓曰：「蓬萊霞明觀丁尊師新到，衆聖令邀諸真登上清赴會。」於是列真偕行，謂清曰：「汝且居此。」臨出顧曰：「慎無開北扉。」清巡視院宇，兼啓東西門，情意飄飄然，自謂永棲真境。因至堂北，見北戶斜掩，偶出顧望。下爲青州，宛然在目，離思歸心，良久方已。悔恨思返，諸真則已還矣。其中相謂曰：「令其勿犯北門，竟爾自惑，信知仙界不可妄至也。」因與瓶中酒一甌，其色濃白，既而謂曰：「汝可